

書名：《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主編：王德威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 年 2 月第 1 版

頁數：1252

讀通《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下簡稱《哈編》），須解字說文而取精用弘。

何為解字、說文？解字以凸出該著作的關鍵字／要素，說文呈現王德威賦予這些詞彙以主體特質。標題中心詞“史”接受五重修飾，以史為樞紐而限制詞由近及遠，層遞解字說文：史、文學、現代、中國、新編、哈佛。修飾詞蘊含豐厚，本文僅限於書中呈現的特別語義。

史

王德威的現代文學研究與歷史對話淵源既深，著述文學史勢所必然。

《孟子·離婁下》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三種史書，今人仍有“史乘”說法，“春秋”習慣指代歷史典範，“檮杌”不常見。王德威視小說含史乘，某些虛構就是歷史；《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¹的檮杌（怪獸 The Monster）囊括矛盾的《虹》的革命加戀愛、姜貴《旋風》的亂臣賊子等，歷史與小說一體兩面；一二十年過去，“魯春秋”的編年例被王德威用於統籌《哈編》，紀年、下接一兩個陳述句的體例其來有自，儼然國史身分。

《春秋》是史，又為儒家“五經”，左氏傳經為《左傳》，《哈編》一百六十篇以

1 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初版。英文本為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上的“紀年、陳述語／文章”(部分篇什的陳述句寫成了主題句),好似經／傳體式。一百五十多個作者的文章,不如左丘明的統一,然而彼此間多有脈絡關聯:或形如金聖歎“草蛇灰線”,或自然生成對話機制,或是“華夷風”衆聲喧“華”,或有漢學家考據,或是比較文學的影響、平行討論,或作文化研究的生發,或與新人類、科幻未來通聲氣,致敬傳統又推陳出新。

《哈編》取編年體例棄斷代史方式,甚且不以人事實體爲起訖。起點 1635 年可謂“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飲”,終於 2066 年韓松想象“火星照耀美國”,又一個“太虛幻境”。晚明、盛清、晚清、五四,現代、當代的斷代依據浸於編年長流中溶解了,連過往申述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²也於五四、晚清的辨證之外失去了時段劃分的價值。這個體例回歸“文史”,不依託國體鼎革、政治、經濟類的社會科學,不拘於歷史大事作節點。著手編書前,王德威就認定:“‘當代’文學理應首尾開放,展現歷史進程中每個稍縱即逝的剎那。”³錐指管窺“剎那”是篇什的基本結構,它是“文”。

文 學

中國文化傳統中“文史不分家”,西書《哈編》也昭示文學與歷史互爲屬性,編年體例決定了文學呈現的開放性。

編年便於體現時間流動不居,人爲的文學史分期則近乎抽刀斷水,因而不必拘於閉環定義概念,也不宜突出某家有崇高地位並配以篇幅鞏固其價值判斷,文學作品經典化更不依賴文學史一言九鼎。時間之流中人類的文藝活動方式、媒介更替引發文類之變,習見文學史的詩、小說、散文、戲劇的分類方式須退位,點燃一時文化的爵士音樂與歌詞、京劇樣板戲、華語世界的電影等,這些爲社會熟知的文化產物在《哈編》中陌生亮相了。有容乃大:藏語、東幹語彙入

2 出自王德威英文專著 *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的中文本《被壓抑的現代性: 晚清小說新論》(臺北: 麥田出版社, 2003 年) 導論之標題。

3 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署名王德威的《編者前言》。

語言之流，南洋華語文學、地方戲、多民族母語朗誦活動、網路詩歌，作為學科的現代文學史的編述與重寫、美歐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遺產……等，都成為編年洪流中大大小小的浪漩。

《哈編》絕大多數篇什可作為文學作品閱讀，這些篇什的文、字藝術地負載歷史：有點“故”（過去／未來）事，有那些文“人”活（躍）在“人／文際關係”中，有刊“物”揭載她／他們的“文”，有圍繞著文與人發生的大大小小看似分隔但脈絡關聯著的“事”。王德威邀約作家以經驗與想象呈現其另樣文學史。王安憶體悟母親茹志鵲的小說，開闢“公共母題中的私人生活”面向（朱天心與父親朱西寧異曲同工）；余華講述1987年“胡鬧”著從僵化的文學觀念縫隙裏把“先鋒文學”製造出來。莫言討論切己的長篇小說文類，捍衛文學尊嚴；反之，哈金把產生《狂人日記》的崇高尊嚴日常化；李娟敘述邊鄙生活平靜得近乎永恒，小說就是歷史。

在諸多別出心裁的篇什之間閱讀逡巡，像行走山陰道上，又不停地急轉彎。有的篇什像詩的比興：1952年陳述語，“《人民日報》宣佈，丁玲和周立波榮獲史達林獎”，篇題《社會主義的世界文學》，正文展開蘇聯文學影響中國的脈絡。順序讀《哈編》，篇什不停地大幅度轉向：學人“重寫文學史”，轉詩人“面向大海，春暖花開”，切入藝人崔健“搖滾”文化生活與社會空間。在篇什呼應間，魯迅《墓碣文》出現了三次，全書述及魯迅十次以上；同是康有為，漢學家研究托古改制的公羊想象，作家把《大同書》視為烏托邦小說，與《科幻中國》結束全書的想象遙相呼應，成全了主編王德威的文學未來歷史的“文際關係”想象。

現 代

《孔夫子》如何在費穆的鏡頭裏思考兩千年後的抽象概念“現代性”？必曰：托之於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馬遷曾經把這層意思滲透到屈賈生命、李將軍及遊俠的敘事中，《哈編》費穆鏡頭中敗垣頹屋具象的“中國性”，也是電影《小城之春》的抽象現代性。相似篇什描述周立波在延安的窯洞中講西

洋文學課,世界的高爾基、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隨之活躍在中國內陸深處高原黃土下開掘的狹小空間裏,兩個“行事”篇什可謂深切著明,也符合“以小見大”的主旨。此類比比皆是的篇什,讓歷史與理論變得可觸摸了。

胡適、陳獨秀的“五四”有德、賽先生與費小姐(科學、民主、自由)的現代精神觀念,王韜 1860 年代穿袍褂、打小辮行走歐西引人側目,可他眼中的西洋世界頗具中國性。王德威看見余萬春、王韜時代就有中國“被壓抑的現代性”,二十年間復有“沒有五四,何來晚清?”,⁴將五四、晚清兩個時間點順逆推導與辨證;《哈編》則取散點透視,這些點上各有故事,彼此輻射映照。《哈編》“以文帶史,論從文出”,王德威在此時此地此書中討論現代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與時俱變的方法修正。

讓“現代”出諸“故事”,順編年的時間之流而下,抽象的現代性存活在中國人具象的行事之中。《哈編》是個實驗,各篇什皆為某一時地人事的點,人際關係、代際關係、文際關係視閱讀主體而扯出一條條脈絡線,脈絡交叉而為多個層面或複雜面向,或曰某些值得重視的脈絡而未能呈現者是“疏漏”,殊不知“疏”才是對話的空間,《哈編》正是一個開放的對話體,而且期待積極的讀者與之“合體”。

中 國

必須為文學史編撰意義上的“中國”尋找體現特質的關鍵字。比較兩部有中英文版本的文學史:吳福輝(1939—2021)《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王德威曾做此書 2020 年英譯本的 *Introduction*),關鍵詞是“發展”;王德威導論《“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確定《哈編》關鍵詞“世界中”。

吳史敘述“發展”是在中國域內看世界,與世界聯繫最多的上海是書中生態最豐富的開放都市。實證性的人、地、時事的歷史圖片、文學大事年表、白話報紙發行、話劇劇場及演出、現代經典作品的中外版本、特定時期與流派的刊

4 王德威:《沒有五四,何來晚清?》,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九卷,第一期(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9 年)《“五四 100 週年學術論壇”專輯》,頁 3—6。

物及特殊地方的出版、外國經典作品的中譯、作家的流動蹤跡，這些圖表無非是“現代文學發展”的里程刻度。線性發展是歷來中國文學史的敘述主軸，魯迅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表述是樣板；1927年的革命與政治使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五四“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是典型的階段發展命題。

王德威援用“世界中”哲學來建構域外英語《哈編》的文學世界觀，其概念核心是“變”，在任何一個時空點上駐觀文學變相，此一變相延及、騰躍到彼一變相，有跡可循的依違間看到了草蛇灰線，——更扯出線頭，抓住郁達夫在新馬的《亂離雜詩》，追溯“漢詩下南洋”、探勘“華夷風”吹遍南洋華文世界，又見金聖歎所謂的“拽之半山俱動”。讀《哈編》可以於“鼎革以文”中變與不變，可以窺得因文見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可以年深月久的人世變化中聽不變的“何日君再來”，可以由圖書館一本教科書中夾著的陳年試卷引出虛構和真實的人世變遷。文學之變的歷史軌跡是在無始無終的時間裏、無意計數的點上引出方向不確定的線。這“世界中”隨機的變，比起“發展”的定向，實在不好把握，但努力捕捉不易把握的變相，應該是閱讀《哈編》的趣味所在。“世界中”的中國文學或文學中國，蘊藏之豐富深厚而難以遽斷，在蓋棺論定的不刊之論定式與開放的結論之間選擇，正考驗閱讀主體。

新 編

2016—2020 年是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高潮，新編和新譯中國現代文學歷史大部頭著作有六種，⁵ 哈佛、牛津、劍橋、哥倫比亞等世界著名大學

5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英文原著 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之外，有范伯群的《插圖本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英譯本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吳福輝的《插圖本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英譯本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此外，王德威《哈編》的《導論》提及“2016 年即有三部文學史導向的著作問世”：（轉下頁）

的出版社都參與。劍橋出版社范伯群(1931—2017)、吳福輝兩種翻譯插圖本先發後至,范史2007年的中文版距王德威2017年《哈編》出版隔十年。

王德威新編的特色須在比較其它編著中彰顯。王德威《哈編》的雅俗與范史的通俗文學疊映,周瘦鵑“紫羅蘭”以小見大“言情”深邃,“向愷然的猴子”未必讓民國武俠小說彰明較著,金庸現身卻是後來居上。范史囊括現代小說半壁江山,《哈編》格局可包含范史。吳史的文學生態依仗史料之詳贍,王德威的別樣生態除了上述的“世界中”,是文學性的“深切著明”。牛津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兩種 Companion: 鄧騰克編允稱“益友”,在於穩健地提供一系列作家論和特別時期文學流派等資源;張英進(1957—2022)編堪為“良侶”,它長於西學理論基礎上歸納分類中國現代文學的論述;羅和白的“手冊 Handbook”和張編好似孿生。以西學理論衡量,三本手冊皆中規中矩,《哈編》的體例有些出人意表。

《哈編》文、史對話而“文”轉新創,一百左右的篇什“新”在理論鉛華卸去,敘述行文常見血肉筋脈的生命旺相,“文”之馨香處有如“賈植芳做棉衣”,可望暖心得體。王德威“編”的方法是整合,他調動了英語世界治中國現代文學的學人從韓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李歐梵到哈佛東亞系的博士候選人,撰稿人與篇什比手冊多出兩倍,其它語種的漢學家有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1924—2019)、瓦格納(Rudolf G. Wagner, 1941—2019)等。老中青“代際關係”其實意味著不同世代的方法論,歐洲漢學與當代文化研究(晚輩30多人尤其華裔學人有電影研究方向)的學術軌道幾乎是平行線,但是在“文”的召喚下,不同世代與地域、不同語種和理論背景的學人們走到《哈編》中來。

哈 佛

哈佛在此意謂西語。2017年出英語《哈編》,202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中

(接上頁) Yingjin Zhang (張英進), ed.,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ey Blackwell, 2016); Carlos Rojas (羅鵬) and Andrea Bachner (白安卓),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Kirk Denton (鄧騰克), ed.,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文版,王德威表示:“西書中譯,難免會出現認知與行文落差。”這主要指閱讀的期待,且不論中譯本陳映真再度現身等衍文,另列措辭三例。

譯 1862 年 10 月 11 日“*Wang Tao land in Hong Kong*”⁶《王韜登陸香港》,land in 翻譯為“登陸”雖不無斟酌,聯想到的往往是戰場、外星球。王韜因“長毛狀元”事件出逃至蠻荒半島,英文篇什有象徵意味(標誌中國士大夫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香港為第一站),標題如何兼顧? 考量王韜避走香港的人生低谷、履英譯經講學、作為日東詩祖踐東瀛、大臣斡旋回淞濱的生命歷程,對應其為文用語,可否譯題目為《王韜走香港》?“走”亦“逃”,離船登岸而走入香港生活,繼而行走觀察並表述歐西,報刊政論剖析寰宇政爭,結集為《弢園文錄外編》不脛而走。

王德威說:“甚至本書中文版的出現也不妨作為一個翻譯事件看待。”同一人撰文,既寫英文也譯作中文,1918 年的《現代梵音》中的弘一法師,英文敘述 Hongyi's commitment to transforming himself into a living vessel of the Vinaya was awe-inspiring,⁷ 中文為“弘一現身說法、以身殉道的決心令人肅然起敬。”以身證道可解,何必曰“殉”? 翻譯必然是一個“世界中”的改變,就像吳史的 *The Development* 置換為英文本 *A Cultural History*,孟子所謂入國問禁在此可以解釋為編譯填補罅隙,《哈佛新編》譯本因而成為“具有特色的中文本”。

(作者: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呂文翠
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徐德明)

6 David Der-wei Wa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 108.

7 David Der-wei Wa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 263.